

“美雪姐”的真实身份是骆非的堂妹 ⑥

悬疑推理

徐然 著
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“原来杀人也没有什么难的。”骆非策划了一份完美的杀人计划，一个滴水不漏的瞒天过海妙法——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；没有目击者；没有指纹；没有杀人动机。可从那天开始，他却发现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，要把他推向地狱深渊……

在这个故事中，我们一边绝望一边又充满着希望，这是伦理与正义的碰撞、原罪与道德的考问，亦是生者与死者的较量。最后带给读者的，是让人难以置信却又不容置疑的真相。

[上期回顾]

警察聂宇和乔安南来调查骆非，骆非故意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很紧张，说话故意前后矛盾，漏洞百出，以表示他不是凶手。回到家，于清华却问他对穆连江的死怎么看，但骆非以为于清华不知道他认识穆连江。

于清华没有看骆非，她的目光落在了骆非洁白的床单上，叹口气：“哎，我这两天一直梦到他，梦到他像是要跟我说什么的样子，一副委屈的样子——他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可落了这个下场，想想，也够可怜的。”

于清华笑了一下：“你看，我光说这些有的没的，都忘了你很累了。小非，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做好了饭，叫你。”这下，她要走，骆非也不能让她走了。

“于姨，你刚才说的……穆连江是怎么回事？”于清华停下脚步，转过脸来：“老穆前几天被人杀了，死得很惨，你不知道吗？”“什么老穆？”骆非坐在床上，调整好表情，尽量若无其事地问她。

于清华笑了一下：“你爸爸老夸你脑子好使，这次记性怎么这么差？你们十多天前，不是还在一起吃饭吗？我那天去给你送午饭，你秘书说你不在，出去吃了，她说你喜欢街拐角那边的牛排店，我正好路过那里，就看了一眼……”又是陈瑜琳干的好事！

这个女人，明明看到他跟穆连江在一起过，穆连江死了，他在她面前却一点儿口风都不漏。这说明什么？她在怀疑他，还是在戒备他？骆非拍拍脑袋，故作恍然：“哦，你说的那个穆连江啊，他是个司机，曾经跟我们跑过一次长途，那天正好遇到他了，请他吃顿饭。”

于清华点头，笑得饶有深意：“小非人真好，一个司机还请他吃西餐啊，老穆那个人不讨人喜欢，没想到跟你处得还行。”骆非看着她：“于姨怎么跟他认识的？”于清华歪了一下头：“他没跟你说过？这可真巧了，他是我的……一个亲戚。”她别别扭扭地说。

“哦，你上次请假去料理丧事，就

是这个亲戚的？”于清华叹气：“可不是，他落了作孽的下场。”她看看骆非，抿嘴笑：“你看这有多巧，你跟老穆熟，我也跟他熟，我们俩却从没提起过他。”

骆非连忙更正：“嗯，我跟他不怎么熟，就是工作的时候认识的。”

“哦，也是，他一个司机，小非是大公司的部门领导，怎么会跟他交朋友啊！所以，我看到你们俩在一起吃饭，真是奇怪呢。”她浑似不在意地说：“我去做饭了。”

骆非又叫了一声：“于姨。”于清华已经走到了门口，又回过身：“啊？”“警察没问你什么吧？”她笑了一下：“放心，我知道你刚升了职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不会跟警察说这个的。”骆非松了一口气，故意说：“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我工作忙，警察跑来问话，耽误我很多时间，再说，让同事看到了也不好。”

“是，小非跟我自己家小孩似的，我当然会为你考虑的。”于清华笑得慈祥。骆非也笑了：“明明这两天不知道有空没有，等她有空了，于姨叫她来家里玩。”“哟，好啊，她正闷呢。”于清华的脸上，满是从心底发出的由衷笑容。

“美雪姐”的真实身份出来了，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，这个号称“姐”的，却只是个高三女生。真名叫骆美雪，在东林中学上学，跟她的老师联系之后，聂宇拿到了她父母的联系方式和家庭地址。

骆康业和妻子田新月都在家，两个人都是一脸沉重，田新月的眼圈红红的。“你们有什么事吗？”骆康业知道聂宇、乔安南他们的身份后，忐忑地问。聂宇和乔安南对视了一眼，不答反问道，“你们知道骆美雪去哪儿了吗？”

田新月听到这话哭得更厉害了，她说：“刚才美雪打来电话，说要离家

出走……”“离家出走？”聂宇提高了声音，“什么时候？”“就在你们来的十分钟前……”骆康业更不安了，着急地询问，“到底出什么事了？美雪在电话里说，要出去闯荡，什么见世面赚大钱……她是不是做了违法的事了？”

“她有没有什么要好的朋友？”聂宇又一次绕开骆康业的询问，“会不会去朋友家了？”“她能有什么朋友？一群乌合之众！”骆康业气急败坏地看看妻子，“都叫她惯坏了！一群小姑娘在一起，就知道比吃穿，比漂亮，比怎么骗家里的钱！”

乔安南站起来，安抚道，“不管怎么说，她还是个女孩子，我们还是先想办法找到她说吧。”骆康业叹了口气，“刚才我和她妈妈都找过了，她的衣服都在家里，什么都没拿，一点也不像离家出走……我还以为她又想用这个法子骗钱了，谁知道你们就来了……这个死丫头，一点也不让人省心！”

“我们能看看骆美雪的房间吗？”聂宇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询问道。“我带你去。”骆康业甩了手大踏步地走了。聂宇一进屋就注意到，书柜的角落放着一个六寸大小的相框，相框里是一男一女。女的应该就是骆美雪，浓妆艳抹，让人根本无法分辨她的真面目。男的则是两天前他们刚刚见过的，骆非。

照片是最近才照的，聂宇在相框的后面发现了日期：2010年8月14日。

“这是骆美雪的男朋友吗？”他故意装傻，走过去，拿起相框问道。骆康业扫了一眼，“不是，他是美雪的堂哥。”聂宇点点头，把照片又放下。“美雪有几个电话？”骆康业愣了一下，“一个。”

聂宇面向骆康业，手在身后悄悄拉了拉书柜的抽屉……是锁着的。“这个抽屉是一直锁着的吗？”骆康

业顺着聂宇的眼睛看过去，一言不发地走出卧室。田新月瞪了丈夫的背影一眼，“是，美雪的隐私我们一向不过问的。”

骆康业拎着个斧头走进门，目不斜视地瞪着写字台的抽屉，二话不说，提起斧头便砍了下去。“啪”的一声，抽屉上的小锁应声而开，骆康业哗啦一声，把抽屉全拉了下来，里面的东西，飘飘洒洒地落了一地。这位父亲的脸由黝黑变成了铁青，地上的东西很刺目，是几十张色情照片和各式避孕套。还是田新月反应快，她马上弯腰去捡拾那堆东西，嘴巴里乱七八糟地叫着：“哎，哎，这是怎么说的？！现在的小小女孩啊，真是不得了啊……”

聂宇及时止住她，脸板得很紧：“先别动，交给我们！”乔安南已经蹲下身去，略看了一下，便从口袋中掏出了手套，一张一张地拣起来。一望可知，照片的主角，都是些少女。骆康业夫妇眼睁睁看着乔安南把照片都放到了证物袋中，两个人相顾失色，他们已经意识到了，女儿这次闯的祸可不小。

出了骆美雪家，聂宇兴奋地说：“我们把这些照片送到局里鉴定，如果能确认骆美雪的指纹和在穆连江家中发现的照片上的指纹一致，基本上可以结案了！”乔安南还在看照片，一边看，一边嘴巴里念念有词：“一共有7个小姑娘，每个人大概是3—4张照片，其中有2个女孩在穆连江那些照片中出现过。”

“你记得倒清楚，看来研究得挺仔细啊！”聂宇没好气地说。乔安南把照片收起来：“这两套照片不是同一个打印机印的。”“什么？”“两套照片的相纸材质不一样，骆美雪这套，相纸薄，画面分辨率也低。”乔安南又沉吟片刻，才缓缓地说：“我们要找到这7个女孩。”

为帮人治病，刘子光花高价盘下烧烤摊 ④

热门小说

晓骑校 著
山东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刘子光做保安的父亲在值班时被流氓打成重伤，于是他顶替父亲，成为一家物业公司的保安。他有一双所向披靡的铁拳，这注定他要生活在风口浪尖上。他单枪匹马击退了来小区闹事的黑帮团伙，却被物业公司老总当成了眼中钉。他飞车勇救被拐儿童，却因人贩子的意外身亡而面临起诉。他试图改变一群街头混混，却成了他们的带头大哥。他去解救人质，却又被卷入惊天银行大劫案……故事不断，高潮不断。

[上期回顾]

保安部的白队长见保安都向着刘子光，嫉妒眼红，就到经理那儿告了一状，经理就想辞退刘子光，哪知被刘子光一把刀吓住了，只好调他去巡逻组。晚上刘子光在巡逻时，无意中逮到了一个通缉犯。

刘子光力擒流窜犯的事集团公司已经知道了，分管物业这一块的副总亲自打电话来，要嘉奖抓获歹徒的保安员。高经理没办法，只好给刘子光提了一级，从普通保安员升为保安领班，还发了五百块钱的奖金。消息传到家里，老爸欣喜万分，逢人便说自己儿子有出息，才干了三天就升职，老人开心，刘子光也跟着开心。

这天中午，刘子光开车回家，将汽车停在巷口外，向家里走去，正看见老妈陪着一个浓妆艳抹、穿着粉色长裙的半老徐娘出来，送走了妖艳女人，老妈一脸喜色，神秘地说：“小光，进屋来试试衣服合身不。”原来刘子光的母亲要给他安排相亲。

晚上六点半，刘子光开着马6来到中心广场见相亲对象。来了一个雀斑女和一个高个子女孩，高个女孩就是刘子光要相亲的对象，长得还稍有姿色，不过非常高傲。两个女人要去必胜客，在去洗手间的时候，刘子光无意中听说高个女孩已经怀孕了，而且还是一个美国黑人的。刘子光气得火冒三丈……

刘子光驱车回到公司，往保安室里一坐，电话就响了，抓起听筒，是小贝气急败坏的声音：“光哥，我打听到一个消息，张彪正到处找人收拾咱们呢。那个×养的还放话出来，说三辆车不要了，让咱留着玩，不过有没有命玩就难说了。”刘子光道：“行，我就等着他这一手呢，小贝你马上过来，跟我去办事。”

不到五分钟，小贝来到至诚花园，此时刘子光已经叫了八个兄弟，都换了便装，镐把铁棍放在后备箱里，一辆车坐不下，又把彪哥的本田雅阁开出，十个人上车直奔医院而去。

与此同时，病房里，张彪正躺在床上打电话。“强子，我是你彪哥，有日子没见了啊，得空出来喝点儿……对了，帮哥哥‘办’个人，至诚一期的

保安，姓刘……什么，最近没时间？那算了，再联系啊。”“伟哥，我彪子，最近生意还行吧……那啥，帮弟弟处理点儿事，我有几辆车被人扣了，就在至诚一期……哦，在外地，那等你回来再说吧。”

张彪觉得不太对劲，怎么这些朋友一听说是至诚一期的事儿就闪烁其词呢？又打了个电话给前阵子被刘子光打的冯胖子，冯胖子才把事情告诉了他。这时护士提醒了一声“有人来看你”。刘子光笑眯眯地打了个招呼：“彪哥，散步回来了？”“误会，都是误会，两位哥哥，是我张彪有眼不识泰山，咱们有什么事四四六六谈清楚行不？”张彪小心翼翼地说道。

“哟，彪哥不是放话说没得谈么，怎么又改主意了？”刘子光把花束整理好，漫不经心地说。张彪更慌了，刚才从道上的人那里得知，这个刘子光刚回江北没几天，谁也摸不清他的路数。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涕泪横流道：“哥哥，我错了，我认罚。”

刘子光说：“呵呵，说说看，怎么个认罚法？”“医药费、营养费、误工费我全包了，另外再拿十万块钱出来，权当交刘哥你这个朋友了。”张彪一边拍着胸脯说道，一边偷眼观察刘子光的反应。刘子光不动声色：“十万？”“哥哥，最近资金紧张，只能抽出十万了，要不然我把泥头车队也转给你？”“行，十万就十万，什么时候送来？”“我马上安排，最多一个小时就送来。”“行，我就信你一次，一个小时后来拿钱。”刘子光说完，带着小贝扬长而去。

刘子光带着兄弟走到电梯口，正巧电梯门打开，里面有个熟悉的身影，肥头大耳一脸蠢相，这不是打伤老爸至今还未赔钱的胖子么？“这不是胖哥么，有日子没见了。”刘子光狞笑着将胖子堵在电梯里。冯胖子已经认出面前之人正是打断自己胳膊和腿的凶神，吓得说话都哆嗦：“你……

你……你……”“光哥，这死胖子动谁了？”小贝有点摸不着头脑。“这货敢打我家老爷子。”刘子光这么一说，小贝顿时义愤填膺，说着就要动手。冯胖子喊道：“千万别动手，天地良心啊，钱我都预备好了，不信跟我去拿。”

刘子光看了眼泪光涟涟、神色诚恳的胖子，点头道：“小帅，你陪他下去看看。”五分钟后，小贝拿着一个大信封上来了，轻松地说：“胖子还真准备了两万块钱。”一个小时后，张彪的媳妇赶来了，还带来了十万块现金。刘子光拿了十万块钱道：“那辆昌河北斗星先给你，泥头车明天交接，雅阁和捷达等泥头车交接了再给，就这么着吧。”

十二万巨款，刘子光拿在手里，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。十个人上了马6和雅阁，得胜还朝。

当晚，众人再度聚首“地地道道”烧烤摊，走进大棚，刘子光就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往常嘻嘻哈哈、尤其喜欢和他开玩笑的小伙伴今天眼圈红红的，老板李建国也紧皱眉头，低头剁肉，似乎每一刀都带着狠劲。

“毛孩，怎么了？有事给哥说。”刘子光道。“没事，你们来点什么？”小伙伴抹了一把眼泪，瓮声瓮气地问道，似乎很有难言之隐。刘子光也不勉强他，道：“老规矩，有什么上什么，回头一起结账。”毛孩应一声，点木炭炉子去了。

随着十几个下班保安的加入，烧烤大棚里更加热闹了。“老大，晚上有什么节目？”有人大喊道。贝小帅站起身高举啤酒瓶：“我郑重建议，大家去‘华清池’洗桑拿！”这个提议立即被荷尔蒙过剩的男人们一致通过，众人都高举着酒瓶子和啤酒杯，大呼：“桑拿！桑拿！”刘子光不置可否，淡淡地笑了。今天又是被刘子光等人包场，李建国和毛孩忙过一阵就基本没啥事了，两个人在帐篷后面炉子旁边低声

说着什么，人声嘈杂，刘子光隐约听见“癌症”“嫂子”之类的字眼。片刻之后，李建国出来了，先过来和刘子光他们喝了一杯，然后低声道：“兄弟，找你说个事儿。”

李建国一脸严肃，刘子光也不由得郑重起来，起身跟他走到帐篷后面说话。李建国递了一支烟给刘子光，帮他点上火，两个男人面对面站着，只有烟头亮起来的时候才能看见彼此的脸。“我想把生意盘给你。”李建国开门见山。

“为什么？”刘子光心中暗暗吃惊，羊肉串的生意虽然是小本经营，但只要勤快肯干，在这个地段一个月弄几千块钱净收入是不成问题的，李建国突然要转手，肯定有着很大的苦衷。

“家里有事，急需用钱。”李建国不愿多说。“多少钱？”刘子光不动声色。“东西都是半旧的，都给你，一口价，三万块！”“好，我接了！但我有一个要求。”刘子光几乎没怎么想就决定了。

“爽快人！说吧，什么要求？”李建国道。“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让你想要盘掉‘地地道道’？”李建国猛吸了一口烟，烟卷迅速燃烧着，映红了他刚毅的脸：“嫂子病了，是癌症。要治病，还要照顾。”

“你嫂子？”“对，就是毛孩他娘，他爸爸和我是战友，临牺牲前托我照顾他们，就这样。”“行，你稍等。”刘子光转身离去，不一会儿就转回，手上拿着厚厚一摞钱，放在李建国手里。一万一扎，一共六扎，竟然比李建国的开价多了一倍！“多出来的算我借给你的，救人要紧。”李建国点点头：“好，我拿着。”再也没有多余的话。刘子光转身往回走，忽然听到身后一声招呼：“兄弟，谢了！”刘子光停下脚步，昏黄的路灯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，很伟岸。他没回头，很随意地挥挥手：“我也有战友。”